

火車之夢

阿郎回家種田了。

「阿郎，你回來啦。」阿郎的媽媽正在屋外洗菜，水花濺了一身。

阿郎沒有理她，逕直走進屋子。

以前的豬圈被改裝成車庫，現在又安裝了新廚具，成為家人的雜物間。那裏還有個搖椅，姊姊正翹著二郎腿滑手機。「阿郎，你回來啦？」

阿郎的姊姊是鄉裡國小的老師，儘管住在小鄉下，薪資待遇卻不錯。

阿郎摀住耳朵，拒絕再聽姊姊說話。他的姊姊一定會趾高氣昂諷刺他。而且，他們一定知道，一定會問——

「城裡的生活怎麼樣？」

「不怎麼樣。」

「喔，為什麼回來了？」

阿郎搖搖頭，又走出家門。

「阿郎，你要去哪裡？很快就要開飯了！」剛把菜瀝乾的阿母叫喚著他，可阿郎沒有回頭。

家鄉的空氣很清新，沒有城市裡令人煩躁、窒息的顆粒。一條小徑連接他們家的田，田裡光禿禿的，還沒到插秧的時候。幾隻白鷺鷥在田裡安憩，怡然自得。牠們偶爾會低頭在水田啄個幾下，但也不著急一定要啄出蟲子。阿郎踢著柏油路上的石塊，順著小徑一路走下去。

馬路小徑旁新種了綠色圍籬，是一片修整成方方正正的植物牆。五顏六色的花大朵大朵盛放著，但阿郎對這些都視若無睹。阿郎想起城裡美術館也有一幅同樣的花牆，可惜那是油彩和雕塑。他還記得觀光客會爭相擠著拍那些沒有生命的花，鎂光燈晃得眼睛快瞎掉。可這裡只有他，和那些無人問津的花。

「阿郎！你回來啦！」鄰田的大嬸騎著一輛腳踏車搖搖晃晃過來。腳踏車的後椅綁著大包小包的塑膠袋，全是自家田裡拔好的菜。「嚕嚕剛才說看見你回來，我正要去你們家看你。」

嚕嚕是鄰居大嬸的女兒，在廟口的鬧街開飲料店。

肥嘟嘟的大嬸俐落地從腳踏車上滑下，踢下已經生鏽的側柱。只有一根細細的鋼鐵吱嘎撐著搖搖欲墜的車體，卻恰到好處讓它停留在一種危險平衡。「這是我送你們家的菜，我還要忙就不過去了，幫我跟董老師問好哈。」

董老師是阿郎阿母在鄉里的稱呼，儘管阿母在阿爸去世後便歸田幫忙，她的名號仍在鄉裡流傳不綴，畢竟這裡有一半的小孩都曾經當過她的學生。

「巧姨，這樣不好啦，我付錢給妳。」阿郎習慣性摸摸褲子後的口袋，卻只摸到空虛的乾癟。他在內心暗叫不好，嘗試擬出一篇不尷尬的謊言。

還好巧姨已經忙著把大包小包塞進阿郎的手，強硬的要他收下。「不用啦，

收成這麼多我家也吃不完。」

阿郎不習慣地收下那些菜，嘴上連連道謝。

「啊你也別在外面待太久，記得回家吃飯。」巧姨又叮囑幾句，這才放心掉頭回家。

阿郎看著那個搖搖晃晃離去的身影，以及更遙遠的火車鐵路。

遠方，火車大聲鳴笛。

「你去哪裡啊？飯菜都快涼了。」當阿郎回家時，阿母正好把最後一鍋湯放到電磁爐上保溫。今天吃飯的只有三個人，因此只準備了四菜一湯。當阿郎媽媽瞥到阿郎手上的菜時，一點都不意外。「你遇到巧姨了？」

「嗯，她說這些送我們吃。」阿郎幫忙把菜拿進廚房，端著自己的碗筷出來。

「啊你沒給他錢？」已經開飯的姊姊插嘴，她已經吃一半，估計好吃的菜都先被挖完了。

阿郎沒有回答，悶聲坐下吃飯。

一雙白皙的手忽然面朝上伸過來，好像在等著什麼。見阿郎沒反應，那隻手抖了抖，又握成拳狀敲敲桌面。

「幹嘛？」阿郎問。

「錢哪！我就知道你臉皮薄，說免費就免費，我幫你拿去還她。」阿郎彷彿可以看到姊姊鼻子底下噴出兩道蒸氣。「對了，孝親費也順便一起給吧。還有，久久回家一次應該有帶什麼伴手禮吧？」

姊姊說得理所當然，讓滿面尷尬的阿郎找不到理由搪塞過去。「沒錢。」

「啊？」這聲是阿母和姊姊同時發出的。

「你不是去城市經商嗎？」阿郎的回答讓姊姊滿臉不可置信。「阿母在你臨走前給的十萬塊呢？」

如果現在地上有洞，阿郎會想鑽進去把自己埋起來。他早就知道自己回家一定會被冷嘲熱諷，但自己實在無處可去。

他在城市經商失敗了，夾著尾巴逃回了這個他以為的避風港。

「都沒了。」既然於事無補，阿郎乾脆豁出去了。「我沒錢啦。」

姊姊發出介於嘖嘖和嘆氣之間的聲音，擺出老師說教的嘴臉。「當初就叫你去考個老師或是公務員的鐵飯碗，大不了就接家裡農活也是混個日子吃飯。結果你偏偏說要去什麼繁榮大都市，未來還說會爆富給我們家好日子過。現在你看，沒爆富反而還報復，把錢都花光了。」

阿郎知道姊姊說得都對，可是內心卻忍不住燃起一把火。他的姊姊不知道到城市工作是他畢生的夢想，這才會年少離鄉，以為自己可以闖出一片天。他感覺自己年少時的掙扎和努力都被說得一文不值。

可他找不到理由反駁，他經商失敗把錢都花光了，灰頭土臉跑回家。這是個只看結果論的世界，結果就是他失敗了。百口莫辯下，不容詆毀的自尊心讓他拍桌起身。「閉嘴啦！」

「想幹嘛？造反啊？」一直沒說話阿母怒瞪兩個小孩，竟然在一瞬間消滅了他們的氣焰。「吃飯！」

姊弟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低頭扒飯，不敢再造次。

晚飯後，阿母獨自把阿郎叫到房間。

阿郎就像罰站似的看著母親小心痠憐著背把櫃子前的雜物推開，每當他想伸手幫忙，就會被堅定的擋回去。他知道阿母是因為不想被嫌老才把他的手推開，可是阿母年紀早就不小了，頭髮也早就花白。

只見她顫抖著拿出一個大紅盒子，努力扶穩抖著的手。「阿郎啊，接下來有什麼打算？」

媽媽沒有追究阿郎過去的行為，只是淡淡詢問著，好像阿郎只是個剛出社會的毛頭小子。

「我——」阿郎一時搭不上話。他才剛放棄了夢想，甚至萌生種田頹廢度世的想法。

「你若還想考老師，阿母打算把田地賣掉，資助你去讀書。」原來紅色盒子裡放的正是他們家的地契，紙張已經有些泛黃，但是被好好珍惜保存著。

「那些田地不是爸爸和爺爺留下來的嗎？怎麼能賣！」阿郎吃驚揮手。

「你看我年紀已經不小了，沒辦法再顧幾年田了。」雖然阿郎家會請工人幫忙，但是農活本就辛苦，阿郎媽媽也不想要自己小孩繼續這樣下去。「現在時代不一樣，你和姐姐考個公務員沒有後顧之憂就行了。」

阿郎媽媽覺得自己是很開明的人，畢竟在這裡沒幾個人可以放棄家裡的土地讓小孩去考公家。可是阿郎好像不是很滿意，臉上寫滿了躊躇和不情願。

「阿母……我再想一下好不好？」不想傷了和氣，阿郎努力擠出一個笑容。

雖然他已經像是認輸般跑回家了，可是在聽到這個提議後他還是陷入掙扎。阿母都姊姊都很期待他的生活能「步上正軌」，安安穩穩度過一生。可是若他真的考上公務員，之後一輩子都不會再重拾城市的夢想。他仍會懷念那些血脈賁張，心情跟著收益上上下下的日子。

阿郎媽媽看出阿郎心裡的糾結，忍不住嘆氣闔上盒子。「你還不想放棄，是嗎？」

他無言以對。

阿郎在廟口百無聊賴晃蕩著。

幾名小孩子正在廟前玩跳房子，琅琅笑語遠在街口便聽得見。這裡時常有小孩子聚集玩耍，阿郎小時候也不例外。

阿郎的目光移到廟口一處平凡的小石階，不禁陷入過去的回憶裡。

小時候，總會有個阿伯坐在那裡，大家都喚他鄭伯。

沒有人知道鄭伯從哪裡來，只知道每逢過年，鄭伯總是會穿著熨燙整齊的襯衫、打著領帶坐在那裡。小孩子會湊上去，一聲鄭伯一聲阿伯的叫。他便小心翼翼地拿出金平糖一顆一顆發給小孩子，一邊糾正要叫他「鄭先生」。

小孩子分不出這兩者的差別，領完糖後依舊鄭伯滿天飛。

「想不想聽故事？」當鄭伯說出這句話後，小孩子馬上會在地上安靜坐好。由於鄭伯總是能講出很多城市的有趣玩意兒，不能離開鄉村的小孩總是最期盼他的故事時間。

「在城市裡有一種火車會在地下跑，我們把它叫做捷運。」鄭伯在廟前的老位子坐下，繪聲繪影描述城裡的光景。「他們很快就能把人從一個村送到下個村。」

阿郎想像著有一座巨無霸挖土機把堅硬的土地挖開，在裡面埋進一節一節的火車車廂。火車會在往前的途中不停將泥土破開，就像一隻犁田的牛……

「城市裡的建築非常高，幾乎都是幾十層起跳，他們高聳入雲，是你們這些小朋友仰頭都看不到的程度。」當阿郎還沉浸在火車的夢中時，鄭伯已經開始介紹其他東西。「那些大樓被建成長方體，會一層一層蓋上去，每一層都能住上很多人。城市就充滿了這些高大的長方體，擠得滿滿的。」

「那他們的田呢？種在哪裡？」坐在阿郎旁邊的嚕嚕是一個活潑的女孩子，常常舉手發問。

鄭伯得意地搖搖食指。「他們不種田，而是在辦公室裡工作。他們會坐在我剛剛說的建築裡面做一些特別的工作。」

「他們做什麼工作？」嚕嚕追問。

「每個人做的工作不一樣，不過我是名商人。」鄭伯驕傲地拍拍胸脯。「我會到處談生意，把農村生產的糧食送到城市裡販售，甚至賣到國外。賣出去後我就會賺到很多很多錢，變成大富翁。」

聽著鄭伯的描述，阿郎眼睛都直了。他想像自己坐著捷運在地面下跑，車廂裡堆滿了大把大把鈔票，自己則在鈔票堆裡游泳。「我也要去城市。」

「然後咧？」嚕嚕轉頭看他，好像有點困惑。這個鄉村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，她從來沒想過要離開。她想要在廟口開一間小小的飲料店過一輩子，也不想賺很多很多錢。

可阿郎就不一樣了，他激動地拉住嚕嚕的手。「我要去城市賺很多很多錢，然後回來把妳娶回家。我們會住在黃金打造的房子裡，而且會有很多很多層。」

他要去城市，然後去看看那個傳說中「會破開泥土的火車」。

「然後咧？」另一個稚嫩的聲音問道。

阿郎回過神，發現自己跟前站著一個毛頭小子。「你說你要去天龍國，然後咧？」

這裡沒有鄭伯，也沒有自己的兒時玩伴，更沒有嚕嚕。

他仰頭看天，彷彿能看見火車在天空吐出一朵朵雲。「想不想聽故事？」

外套口袋還有一些原本要拿來招待客戶的糖果，他將這些糖分給一眾小孩們，在鄭伯的老位置坐下。「在城市裡，有一種火車是在地下跑的，我們叫它捷運。」

小朋友們全都安靜了下來，聚精會神聽著阿郎講述。

「那裏的房子都是很高很高的大樓，每層樓疊在一起，就可以住很多人。」他發現自己在重複鄭伯講的東西，但在去過都市後，他已經能想像出這些東西的

模樣。「那裡的人不耕田，而是在辦公室裡做各種不同的事，賺進大把大把鈔票。」

阿郎的語調漸漸升高，他想起自己在城市的種種打拼，忍不住為自己驕傲起來。「我就是從城市來的。在那裡，你要很努力才能出人頭地。」

就像火車破開泥土一樣，奮力向前衝。

只要夠努力，你就可以擁有鑲金的房子，在滿是鈔票的車廂裡游泳……

「那你為什麼在這裡？」前排小男孩舉手，短短一句話如五雷轟頂般撕裂阿郎的幻想。

彷彿有一把巨錘敲醒阿郎內心的警鐘，讓他從渾渾噩噩中驚醒。

他總是說要像火車一樣衝破一切困難，為什麼卻被自己的土石困住了？

他看著小男孩的眼睛，想起十年前那個坐在地上的自己，他的眼睛閃亮，彷彿透過阿郎看見了一整座城市，以及衝破一切阻礙的活力。

當年那個男孩勇敢拒絕考公職的提議，毅然決然前去城市實現自己的夢想。如今的自己卻夾在現實與夢想的夾縫中，甚至還要母親為之擔心。

曾幾何時，他不再為自己許下一個勇往直前的夢？

阿郎猛然站起身，嚇到不少小孩子。「我要回去了。」

「阿伯要回家了嗎？」方才問問題的小男孩仰起頭。

阿郎沒有回答，兀自奔跑了起來。

綠油油的田園風景快速倒退，長長的列車呼嘯著向前駛去。

列車上的小男孩長成人，跌跌撞撞奔跑著。

像火車一樣前行吧，衝破困難，抓住最閃耀的那顆夢想。

「各位旅客，本列車即將抵達終點站台北，請收拾好隨身行李，準備下車。」